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四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陷没

禮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是知荷鑿門之權當分符之寄必在謀而後動奪人之心若乃昧三陣之要乏九拒之略或提孤軍以深入或違連率之節度或兵少糧竭為敵所乘或蒲酒自樂不恤

軍政及夫城陷為俘兵窮就縛縱使辭氣抑揚不背其本鄰敵禮遇縻之好爵而合境既罹其塗炭全軍不救於覆没將何補哉復胡顔爾

秦王離翦之孫也秦使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漢煇渠侯僕雷電孝武征和三年以五原屬國都尉與貳師將軍俱擊匈奴没

李崇為西域都護王莽天鳳中與五威將軍王駿同出西域駿為焉耆襲擊死崇收餘士還保龜兹數年莽死崇遂没

後漢劉尚為武威將軍光武建武二十四年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没

張鴻為謁者中元中滇吾寇隴西光武遣鴻領諸郡兵

擊之戰於允吾唐谷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田颯皆没

司馬鈞為左馮翊安帝元初二年行征西將軍督右扶

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

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餘人又龎參將羌

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北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

為杜季貢所敗於是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

獲杜季貢率衆偽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違

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

救光等没死者三千餘人

蔡諷為遼東太守殤安間高句麗王宫寇遼東諷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没

魏桓嘉為散騎侍郎齊王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没

晉王育為并州督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為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為北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為殿下捉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為破虜將軍元海

遂拘之其後以為太傅
王衍為太傅尚書令東海王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
為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衍為元帥俄而舉軍為石
勒所破勒呼為王公與之相見後使人夜排墻填殺之
霍弋為南中監軍時交阯太守馬融卒弋遣犍為楊稷
代融與將軍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幹等自蜀出
交阯破呉軍於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呉
遣虞汜為監軍薛珝為威南將軍大都督陶璜為蒼梧

太守距稷等稷等城中食盡死亡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吳人得入城獲稷旻皆囚之孫皓使送稷下都至合浦歐血死追贈交州刺史

毛璩之為高密内使苻堅將向南彭超陷盱眙璩之為賊所執

毛德祖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戍武牢為魏所没

朱序為梁州刺史鎮襄陽苻丕率衆圍序序累戰破賊

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未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没序陷於苻堅堅殺伯護徇之以其不忠也

後秦姚詳為姚興安勇將軍鎮杏城為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委守南奔大蘇赫連勃勃要之衆散為勃勃所執

宋傅弘之為桂陽公義真雍州治中從事赫連璝襲長安義真東歸佛佛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躬貫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没

毛脩之為冠軍將軍安西司馬值桂陽公義真已發長安為佛佛虜所邀軍敗脩之與義真相失走將免矣始登一阪阪甚高峻右衛軍人叛走已上阪嘗為修之所罰者以戟擲之傷額因墜阪遂為佛佛所擒佛佛死其子赫連昌為後魏太武所獲脩之并沒

朱修之遷司徒從事中郎將隨到彥之北伐彥之自河南回留修之戍滑臺為魏軍所圍數月糧盡將士熏鼠食之遂陷於魏魏太武嘉其守節以為侍中妻以宗室

女

蒯恩為輔國將軍入關迎桂陽公義真義真還至青泥為佛佛虜所追恩斷後力戰連日義真全軍奔散恩軍人亦盡為虜所執死於虜中

朱齡石為高祖相國右司馬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持節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敕齡石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齡石亦舉城奔走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自潼關率餘衆就敬

先魏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陷魏執齡石及敬先還
長安見殺
沈文秀為青州刺史明帝泰始三年八月魏蜀郡公拔
式等馬步數萬人入西郭直至城下文秀使輔國將軍
垣諶擊破之九月又逼城東十月進攻南郭文秀使員
外散騎侍郎黄彌之等邀擊斬獲數千四年魏青州刺
史王隆顯於安丘縣又為軍主高崇仁所破死者數百
人魏圍青州積久太宗所遣救兵並不敢進乃以文秀

弟征北中兵叅軍文静為輔國將軍統高密北海平昌長廣東莱五郡軍事從海道救青州文静至東莱之不其城為敵所斷遏不得進因保城自守為虜所攻屢戰輒剋太宗加東青州刺史四年不其城為虜所陷文静見殺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軍士卒為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鬬甲冑生蟣虱五年正月二十四日遂為魏兵所陷城敗之日解釋戎衣緩服静坐命左右曰取所持節魏兵既入兵刃交至問曰青州刺史沈文秀何在文秀厲

聲曰身是因執之牽出聽事前剝取衣服時以慕容白曜在城西南角樓裸縛文秀至曜前執之者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曜命還其衣為設酒食鏁送桑乾

崔道固為冀州刺史泰始三年為魏所陷被送桑乾死於虜中

南齊楊公則領白馬戍主時氐賊李烏奴作亂攻白馬公則固守經時矢盡糧竭陷於賊寇

梁胡僧祐仕魏至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二年歸國頻上封事高祖器之拜假節超武將軍文德主帥使戍項城後城陷復没於魏

鮑泉為信州刺史與平南將軍王僧辯等率舟師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為刺史泉為長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其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惟蒱酒自樂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方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

繇得至而傳告者衆始令闔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賊騎遂入城乃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尅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沈其屍于黄鵠磯

王顗為梁世祖督城内諸軍事荆口城陷顗隨王琳入齊為景陵郡守齊遣琳鎮壽春顗弟頒少有志節嘗隨從世祖及邢城陷復没于西魏

陳裴忌為譙州刺史未及之官會吴明徹受詔進討彭

汴以忌為都督與明徹犄角俱進吕梁軍敗陷于周周授上開府

程文季為明威將軍隨吳明徹北討於吕梁敗績為周所囚仍授開府儀同三司自周逃歸至渦陽為邊吏所執送長安死於獄中

後魏元孚為冀州刺史孝明孝昌三年十一月葛榮攻陷冀州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十六七

元緒莊帝初為直閤將軍持節兼武衛將軍闗右慰勞

十二州大使遂沒吐谷渾

畢祖暉建義中行豳州事加撫軍將軍永安中祖暉從大領栅規入州城于時賊帥叱干騏驎保太子壁祖暉擊破之而賊宿勤明達覆攻祖暉兵少糧竭軍援不至為賊所乘遂沒

陸希質為建州刺史爾朱榮之死也世隆率衆北還晉陽希質固守拒之城陷兄子被害希質妻元氏榮妻之兄孫繇是獲免

源子恭為散騎常侍遷侍中爾朱榮之死也世隆度律斷據河橋詔子恭為都督以討之出頓於大夏門北尋而太府卿李苗夜燒河橋世隆退走仍以子恭兼尚書僕射為大行臺大都督尋遷衛將軍假車騎將軍率諸將於太行築壘以防之既而爾朱兆率衆南出子恭所部都督史仵龍羊文義開栅降兆子恭退走為兆所破衆既退散兆因入雒子恭竄於緱氏仍被執送

薛懷雋為征南將軍益州刺史東魏孝靜天平初雋還

至梁州與刺史元羅俱為梁將蘭欽所擒送江南梁武見懷儁謂之曰卿父先為魏州刺史我于時猶在襄陽且州壤連接極相知練卿今至此當能住乎若欲還者亦以禮相遣顧謂左右曰此家在北富貴極不可言懷儁便乞歸梁武聽還國

常景為幽安光究四州行臺杜雒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行臺如故後雒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王延年及景送於雒周尋為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

景得還朝

北齊薛震東魏孝靜天平初鎮守龍門陷於西魏元象中方得逃歸神武嘉其至誠除廣州刺史

張遵業為安西將軍建州刺史東魏武定中隨儀同劉豐討侯景為景所擒景敗殺遵業於渦

慕容子顒為鎮西將軍文宣天保初封漢中郡公後因戰没於關中

王敬寶為東魏廣州刺史與蕭軌等攻建業不尅没焉

宋顯為西兖州刺史勇決有氣幹及河陰之戰深入赴敵遂沒於行陣

鮮于世榮為領軍將軍周師將入鄴除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於西城拒戰敗被擒

後周蕭世怡仕梁為仁威將軍譙州刺史及侯景作亂路經城下襲而陷之世怡遂被執尋遁得免

陸騰初為東魏陽城郡守大軍東討以騰所據衝要遂先攻之時兵威甚盛長史麻休勸騰降不許拒守經月

餘城陷被執太祖釋而禮之問其東間消息騰盛陳彼州人物又叙述時事辭理抑揚太祖笑曰卿真不背本也即拜帳内大都督

趙善為左僕射兼侍中西魏文帝大統九年從戰邙山大軍不利善為敵所獲遂卒於東魏建德初朝廷與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

田弘敢勇有謀略魏永安中陷於万俟醜奴爾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授都督

許孝敬吳人勁勇過人為時驍將以大將軍守河東既無救援為吳明徹所擒遂戮於建康市

元定武帝時為大將軍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歸梁梁主欲因其隙更圖攻取乃遣使請兵詔定從衛公直率衆赴之梁人與華皎皆為水軍定為陸軍直總督之俱至夏口而陳郢州堅守不下直令定率步騎數千圍之陳遣其將淳于量徐度吳明徹等水陸來拒量等以定已渡江兵勢分遂與水軍交戰而華皎所

統之兵更懷疑貳遂為陳人所敗皎得脱身歸梁定既孤軍懸隔進退無路陳人乗勝逼之定乃率所部砍竹開路且行且戰欲趨湘州而湘州已陷徐度等知定窮迫遣使偽與定通和重為盟誓許放還國定疑其詭詐欲力戰死之而定長史長孫隆及諸將等多勸定和定乃許之於是為度等所執部下衆軍亦被囚虜送詣丹陽居數月憂憤發病卒

裴寛天和三年為温州刺史初陳氏與周通和每修聘

好自華皎附後乃圖寇掠沔州既接敵境事資守捍於是復以寬為沔州刺史而州城卑狹器械又寡寬知其難守深以為憂又恐秋水暴長陳人得乘其便即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并請移城於羊蹄山權以避水總管增兵守禦不許移城寬乃量度常年水至之處豎大木於岸以備船行襄州所遣兵未至陳將程靈洗已率衆至於城下遂分布戰艦四面攻之水勢猶小靈洗未得近城寬每簡募驍兵令夜掩擊頻挫其鋭相持旬日靈

洗無如之何俄而雨水暴長所竪木上皆通船過靈洗乃以大艦臨逼拍干打樓應即摧碎弓弩矢石晝夜攻之苦戰二十餘日死傷過半女垣毀盡陳人遂得上城短兵相拒猶經二日外無繼援力屈城陷之後水便退縮陳人乃執寛至揚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復還建業遂卒於江左

隋龎晃為驃騎將軍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没於陳數年衛王

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雋賫馬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綵二百段復事衛王

史祥為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圍之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

楊武通為左衛大將軍討嘉州叛獠朿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鬭數百里為賊所拒四面路絶武通輕騎挑戰墜馬為賊所執殺而噉之

唐慕容羅睺為將軍高祖武德元年七月劉文靜及薛舉大戰于涇州文靜敗績羅睺與李安遠劉弘基没於舉

李仲文武德初為太常少卿劉武周令宋金剛率衆侵并州軍黄蛇鎮又引突厥之衆兵鋒甚盛襲破鄃次縣進陷介州高祖遣仲文率衆討之為賊所執一軍全没

劉弘基為右驍衛大將軍從太宗討薛舉時太宗以疾頓於高墌城弘基劉文靜等與舉接戰於淺水原王師

不利八總管咸敗惟弘基一軍盡力苦戰矢盡為舉所獲

永安王孝基高祖從父弟初劉武周攻陷晉州進取澮州屬縣悉下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自號魏王以應賊河東賊帥王行本又密與金剛連和關中大駭高祖令太宗益兵進討屯於柏壁相持者久之又命孝基及陝州總管于筠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内史侍郎唐儉進取夏縣不能克軍於城南崇茂與賊將尉遲敬德襲破孝

基營諸軍並陷四將俱没
盛彦師為宋州總管會徐圓朗反彦師為安撫大使因
戰遂没於賊
許善護為貝州刺史武德五年遇賊帥劉什善於鄃縣
善護死於陣全軍並没
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化及走聊城神通進至聊城
乃分兵數千人往魏州取攻具中路復為莘人所敗竇
建德且至遂引軍而退後二日化及為建德所虜賊勢

益張山東城邑多歸建德神通兵漸散退保黎陽依徐勣俄為建德所陷神通没於賊

曹仁師為左鷹揚衛將軍則天萬歳通天元年契丹攻陷營州令仁師與右金吾衛將軍張玄遇等討之戰於西硤石谷官軍敗績玄遇仁師並為賊所虜

孫佺為幽州都督睿宗延和元年六月將兵二萬騎八千以襲奚師至冷陘并没焉佺為虜所擒送于默啜副使將軍周以悌死之將軍李楷雒烏可利張真楷挺身

以出初佺之將行也烏可利諫曰暑熱道險懸師遠襲舉非其時往而必敗佺曰薛訥言在邉積有年矣然竟不能復營州使東北無事今與公同心戮力掩其不備可以有功道險暑熱安能避乎於是遂行命李楷雒將騎兵四千為前軍遇賊八千騎與戰楷雒敗佺素怯懦見賊至驚懼率衆欲還又為虜所敗乃投惡山為營列方陣而待之虜謂佺曰既以和親何得輕來襲我佺曰吾來和親爾虜曰若和親國信物安在佺乃悉軍資以與

之虜得而吏戰軍遂大敗至夜衆餘七千俘謂衆曰帥兵南還於是兵皆散走俘為虜所得

李宓為侍御史劒南留後玄宗天寳十三載率兵擊雲南蠻於西洱河糧盡軍旋馬足陷橋為閤羅鳳所擒舉軍皆沒

程千里為上黨節度肅宗至德二年九月與賊挑戰為賊將蔡希德所擒

王仲升為淮西節度元年建辰月與賊將謝欽讓戰於

申州城下為賊所虜淮上震駭

扶餘準為朔方河中副元帥押衙德宗貞元三年隨渾瑊盟于平凉戎人欺盟而亂作準步鬬獲免瑊準繇是没于蕃中令隨水草牧羊馬

李驂者隴西人貞元初為殿前射生官三年秋隨神策次將護邊師次夏州北驂領遊兵前行為蕃兵所掠亦以因見貲普令與扶餘準偕牧苦役辱之會烏重玘使西域重玘朔方子弟與驂有舊嘗知其不死既見吐蕃

宰相求準駼得以生還凡没西域三十三年

楊襲古為北庭節度貞元六年冬吐蕃率葛禄白眼之衆來寇北庭回鶻大相頡于迦斯率衆援之頻戰敗績吐蕃攻圍頗急北庭之人既苦回紇是歲乃舉城降之於吐蕃沙陁部落亦降焉襲古與麾下二千餘人出奔西州頡于迦斯不利而還七年秋又悉其丁壯五六萬人將復北庭仍召襲古偕行俄為吐蕃葛禄等所擊大敗死者大半頡于迦斯紿之曰且共我同至牙帳當送

君歸本朝也龔古從之及牙帳遂留而不遣竟殺之
高馮從事于宣武軍知曹州事李靈曜作亂馮密遣使
奏賊中事詔除曹州刺史無何李正已盜有曹濮馮遂
陷於賊
孫揆為澤潞節度使昭宗大順元年與官告使轉歸範
至長子縣西為太原將李存孝所虜
龎師古權徐州兵馬留後乾寧四年十一月癸酉淮南
大將朱瑾潛出州師襲汴州于清口師古舉軍皆没師

古被執時兖州留後葛從周自霍丘渡淮至濠州聞師古敗乃退軍信宿至淠河方渡而朱瑾至是日殺傷溺死殆盡還者不滿千人惟牛存節一軍先渡獲免比至頳州大雪寒凍死者十五六自古喪師之甚無如此也

梁杜洪江夏伶人唐光啟中遂為本州部校因戰立威逐其廉使自稱留後及楊行密乘勝急攻鄂州洪復乞師于太祖命荆南成汭率荆襄州師以赴之未至夏口汭敗溺死遂陷鄂州洪為所擒被害於廣陵市縣

是行密據有江淮之間

鄧季筠為太祖牙將主騎軍唐大順初唐帝命丞相張濬伐太原太祖奉詔出師西至高平與晉人接戰軍既不利季筠為晉人所擒晉王見之甚喜釋縛待以賓禮

苻道昭為秦州節度使太祖受禪委以兵柄與康懷英等攻潞州以蚰蜒塹繚之飛鳥不度既踰歲晉人援至王師大敗道昭為晉軍所殺

徐懷玉為鄜坊節度使庶人友珪既篡立河中朱友謙

拒命遣兵襲鄜州懷玉無備尋為河中所虜囚於公館及友珪遣康懷英率師圍河中友謙慮懷玉有變遂害之

王虔裕為義州刺史時孟遷請降未幾晉人伐邢孟遷使來乞師太祖先遣虔裕選勇士百餘人徑往赴之伺夜突入邢州明日循堞樹立旗幟晉人不測乃退數月復來圍邢時太祖大軍方討究鄆未及救援邢人因而擕貳遷乃執虔裕送于太原尋為所害

後唐李嗣昭為内衙都將權典河中留後事唐末梁祖自率軍三萬至臨明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祖至斂軍而退從周伏兵發為其所敗偏將王郜朗楊師悅等被擒

李承嗣為洺州刺史唐末兗鄆為汴人所攻勢漸危蹙遣使乞師於武皇武皇遣承嗣帥三千騎假道於魏渡河援之時李存信屯於莘縣既而羅弘信背盟掩擊王師因兹隔絶及瑄瑾失守承嗣與朱瑾史儼同入淮南

石君立初隷李嗣昭為牙校歷典諸軍唐末將兵屯德勝時汴軍自滑州轉餉以給楊邨砦莊宗親帥騎軍於河外循岸而上邀擊之汴人距楊邨五十里於河曲潘張邨築壘以貯軍儲莊宗令諸軍攻之汴人設伏於要路逆賊偽敗王師乘之蹶入壘門梁伏兵起因與血戰君立與鎮州大將王釗等陷入賊壘時諸將部校陷賊者十餘人君立被執送于汴梁主素知其驍勇欲用之為將械而下獄久之梁主遣人誘之君立曰敗軍之將

難與議勇如欲將我我雖真誠效命能信我乎人皆有君吾何忍反為仇人哉既而諸將被戮尚惜君立不之害同光元年莊宗至汴前一日梁主始令殺之

史敬思為太原裨將衛從武皇入汴州舍於上原驛是夕為汴人所攻敬思方大醉因蹶然而興操弓與汴人鬭矢不虛發汴人死者數百夜分冒雨方達汴橋左右扶武皇決圍而去敬思後拒血戰而没武皇還營知失敬思流涕久之

周德威為盧龍等軍節度使唐末軍次故栁詰旦騎報曰汴軍至矣莊宗思問戰備德威奏曰賊倍道而來未成營壘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賊疆須為萬全之策此去大梁信宿而近賊之家屬盡在其間人之常情孰不以家國為念以我深入之衆抗彼激憤之軍不以方畧制之恐難必勝王但案軍保柵臣以騎軍疲之使彼不得下營際晚糧爨不給進退無據因以乘之破賊之道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挑戰恨不遇賊今欵

門不戰非壯夫也乃率親軍成列而出德威不獲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其死所矣莊宗與汴將王彥章接戰大敗之德威之軍在東偏汴之游軍犯我輜重衆駭奔入德威軍因紛擾無行列德威兵少不能解父子俱戰歿先是鎮星犯上將占星者云不利大將是夜收軍德威不至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喪我良將吾之咎也
張敬達為晉州節度使從晉高祖為北面兵馬副總管仍屯兵雁門末幾晉祖建義末帝詔以敬達為北面行

營都招討使仍便委引部下兵圍太原以定州節度使楊光遠副馮尋給兵三萬營于晉安鄉末帝自六月繼有詔促令攻取敬達設長城連栅雲梯飛礮使工者運其巧思窮土木之力時督事者每有所構則暴風大雨平地水深數尺而城栅摧墮竟不能合其圍九月契丹至敬達大敗尋為晉祖及蕃衆所迫一夕圍合蕃衆自晉安寨南門外長百餘里濶五十里布以氊帳用毛索懸鈴令部伍多縱火以備警急營中嘗有夜遁者出則

犬吹鈴動跬步不能行馬自是敬達與麾下部曲五萬人馬萬匹無繇四奔但見穹廬如高阜相屬諸軍相顧失色始則削木篩糞以飼其馬日望朝廷救軍及馬漸羸死則與將士分食之馬盡食殫副將楊光遠次將安審琦知其不濟勸敬達宜早降以求自安敬達曰吾受恩於明宗位歴方鎮主上授我大柄而失律如此已有愧於心也今救軍近在旦暮雪恥有期諸公何相迫耶待勢窮則請擕吾首以降亦未為晚光遠與審琦知敬

達意未決恐坐成魚肉遂斬敬達以降末帝聞其没也愴慟久之時戎王戒其部曲及漢之降者曰為臣當如此人令部人收葬之

晉翟璋為新州刺史高祖建義割新州屬北蕃時契丹大軍歸國遣璋於管内配率犒宴之資須及十萬緡山僻地貧民不堪命始戎王以軟語撫璋璋謂必得南歸及委璋平叛奚圍雲州皆有功故留之不遣璋鬱鬱不得去遇疾尋卒焉

蔡行遇為左武衛將軍少帝開運初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寇又與楊光遠使人往返引契丹於馬家渡濟河時郭謹在汶陽遣行遇率數百騎赴之遇伏兵於葭葦中突然而出轉鬭數合部下皆遁行遇為賊所劈鋒鏑重傷不能乘馬坐畚中舁至行帳

周史彥超為華州節度使世宗親征太原大軍至河東城下契丹營於忻代之間遥應賊勢詔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率諸將屯忻州以拒之彥卿襲契丹於沂口彥

起以先鋒軍追蕃寇離大軍稍遠賊兵伏發為賊所陷

世宗痛惜久之詔贈太師

册府元龜卷四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四百四十五至四百四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梅

謄録監生臣徐莊

冊府元龜卷四百四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無謀　逗撓　軍不整

無謀

夫將帥者民之司命而安危之主也非夫内懐英畧獨負竒計策慮先定機權胷合亦何以暢乎善志而保其必勝哉乃有膺爪牙之寄當旗鼓之任董率戎旅襲行

於討伐保扞徼塞式遏於寇雠而闇然寡謀率爾輕進失於貞律之義慭夫固圉之術措置非當豫備弗宜以至啓釁暴之端貽喪敗之辱良繇眛於前籌短於應變猶豫無決以成乎厲階聽納不明致紊於軍志昔人有言曰置將不善一敗塗地授受之際良可戒哉

孫良夫為衛大夫衛侯使良夫與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

不如戰也既戰衛師敗績石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殞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禦齊師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

漢韓安國武帝時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安國上奏也佃治田也音與田同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迺有七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畧千餘人及畜産去帝怒

使使青讓安國從益東屯右北平

後漢馬援為伏波將軍討武陵五溪蠻夷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中郎將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耿舒與兄好畤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

壺頭山名充縣名屬武陵郡音昌容切

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欝
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
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
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
驛責問援會援卒
吳張悌為丞相軍師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當晉之
討吳吳遣悌等率衆三萬濟江圍城陽都尉張喬於楊
河橋衆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

靚欲屠之怫曰强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先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坑之可以成三軍之義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怫不從撫之而進晉討吳護軍張翰等乘之吳軍以次瓦解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於板橋

晉王澄為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赴難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為如黨嚴嶷所獲嶷偽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

咨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為信然散衆而還既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

甘卓為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襄陽王敦作逆敦叅軍樂道融惡敦背朝廷乃說卓誅敦卓雖從之而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累旬不前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卬時為敦叅軍使卬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

義兵而中廢爲敗軍之將竊爲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後爲王敦所害

桓脩自部郎爲左衛將軍王恭將伐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孫無終向句容脩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之脩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脩既旋軍而楊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内外震駭脩進說曰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莫不失色今若

優詔用玄玄必内喜則能制仲堪佺期使並順命朝廷納之以脩為龍驤將軍荆州刺史假節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仲堪為廣州脩未及發而玄等盟於尋陽求誅牢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荆州刺史中丞江績奏脩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轉不盡以為身計疑誤朝算請收付廷尉特詔免官

梁王僧辯為車騎大將軍平建業遣陳霸先守京口都

無備防于顗屢以為言僧辯不聽竟及於禍

隋于仲文高祖大業中為光禄大夫遼東之役率衆屯鴨淥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㫖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

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栅而遁
皇甫綰煬帝大業末為將軍屯兵一萬在枹罕薛舉自稱西秦霸王選精鋭二千人襲綰與綰軍遇於赤岸陳兵未戰俄而風雨暴至初風逆舉陳而綰不擊之忽反風正逆綰陳氣色昏昧軍中擾亂舉策馬先登諸軍從之隋軍大潰遂陷枹罕時羌首鍾利浴擁兵三萬在嶶山界盡以衆降舉兵遂大振
唐姜寳誼高祖武德初為并鉞將軍時劉武周將黄子

英往來雀鼠谷帝令寶誼擊之子英數以輕兵挑戰寶誼兵纔接子英徑遁如是者再三寶誼悉衆以逐之伏兵發軍遂大敗寶誼為賊所擒後得逃歸

郭孝恪太宗貞觀末為安西都護時阿思那社爾既擒龜兹王令孝恪守之其相那利僅以身免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來襲孝恪時孝恪營於城外有龜兹人來謂孝恪曰那利我國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為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其備之孝恪不以為

意那利率兵奄至孝恪始覺乃領部下千餘人將入城而那利之徒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那利表裏以擊孝恪自為前鋒力戰而入既失部分為西賊之所蹂躪戰於城門中流矢而死孝恪子待詔亦同死於陣

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大總管既降鐵勒部落副將楊志追討之反為所敗有候騎告仁泰曰賊輜重在近畜牧被野可往而擒也仁泰領騎一萬四千人捲甲輕齎倍道副之遂踰大嶺至仙蕚河竟不見賊糧且盡遂勒

兵而還士卒飢甚又遇大雪凝凍棄其戈甲殺馬以食之强弱自為伍前後分散馬盡人相食比入境餘纔八百人

哥舒翰玄宗天寶末為先鋒兵馬副元帥拒安禄山次于靈寳縣之西原與賊交戰官軍南廹險峭北臨黄河賊將崔乾祐以數千人先據險要翰及良丘等浮船中流以觀進退謂乾祐兵少輕之遂促將士令進爭路擁塞無復隊伍因為兇徒所乘

房琯肅宗至徳初為吏部尚書平章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使遇賊於咸陽縣之陳濤斜時琯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縱火焚之人畜撓敗為賊所傷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琯用兵素非所長而天子採其虚聲冀成實效琯既自無廟勝又以虚名擇將吏以至於敗及與賊對壘琯欲持重以伺之為中使邢延恩等督戰蒼黄失據遂及於敗

馬燧為河東保寧等道節度德宗貞元二年三月來朝初吐蕃將尚結賛既陷鹽夏二州各留兵千餘人守之結賛大衆屯於鳴沙自冬及春羊馬多死糧餉不繼頗無固志時詔遣華州潼關節度駱元光邠寧節度韓遊瓌統衆與鳳翔鄜坊及諸道戍卒屯於塞上又命燧率師次於石州分兵濟河與元光等犄角討之結賛聞而大懼累遣使請和仍約盟會帝皆不許又遣其大將論頰熱厚禮卑詞求燧請盟燧以奏焉帝又不許惟促其

合勢討之遂不虞其詐乃與熉熱俱入朝盛言其可保信請許盟約帝於是從之遂之赴朝也諸軍但閉壁而已結贊懼悉其衆棄夏州而歸馬既多死有徒行者及是夏平凉之會竟渝盟焉遂亦繇此失兵柄而奉朝請矣

渾鎬憲宗元和中爲義武軍節度討王承宗定鎮二州相去九十里鎬驅全師討賊驟勝分壓鎮州北路而壁焉鎬之和門去承宗之牙三十餘里鼓角相聞賊徒恟

恐而鎬計慮不周但耀其軍鋒賊得分衆潛入鎬地焼其城邑屠掠居人鎬軍始撻遷延内顧會中使督鎬追賊乃復出戰三合而大敗

嚴綬元和中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初憲宗以綬在太原所發偏裨戰討多尅故移袁滋於江陵置綬於襄州臨吳元濟綬自帥師至境上無威冥以制敵到軍日遽發公藏賞士卒府藏之積悉以賂中貴人師徒凍餒閉壁而已後裴度屢言其無軍政故罷為太子少保

索日進元和末為神策軍郃陽鎮遏使蔡賊寇溵水鎮兵不能支部將死者三人焚芻藁而去初裴度遣使間入蔡州得元濟狀元濟已容有降欵而日進隔河大呼之逆令三軍防元濟繇是不果降

後唐王鎔為鎮州節度莊宗為晉王時梁將杜廷隱之襲深冀也聲言分兵就食汴人奔鎮州者或以奸謀事告鎔懼為始禍猶豫未敢拒絶鎔偏將石公立戍深州欲杜關不納請命於府鎔遽令啓關移兵於外公立禀

鎔命廷隱遂盜有州城公立既出指城闉而言曰朱氏狡惡不仁簒唐宗社五尺童子亦知彼為人我公尚顧舊盟猶豫不斷開門納盜後悔何追此城數萬生靈坐為俘馘因投刀泣下數日廷隱閉城門殺留鎮兵士登陴拒守鎔方命公立攻之即有備矣及柏鄉陣敗兩州之人悉為奴虜老弱者坑之張廷裕同光中為新州節度使塞上多事廷裕無控制之術邉鄙常聳

漢慕容彥超晉末從高祖圍杜重睴於鄴下彥超累言

於漢祖請急攻賊城漢祖信之乃親督諸軍四面齊進自寅及辰官軍傷者及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乃抽軍罷攻議者無不歸罪於彦超自是不復言及攻城矣

逗撓

夫膺閫外之寄總戎昭之重固當決機制勝因時乘便摧堅履險以思克敵而乃忘身先之訓懷敵勍之畏或屯留不進或引兵擅還或隱伏私嫌或顧望時事矯辭飾偽以為解深溝高壘以自固致寇讎之滋長而威聲

之寖微蓋繇性本懦怯不能武事亦或心非忠蓋苟圖智免因此而下吏至於誅死若非不幸也

宋義為楚上將軍秦章邯圍趙王歇於鉅鹿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也徵證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說讀曰悅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今相州安陽縣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

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䖟不可以破蟣虱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䖟而不能破蝨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何益哉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罷讀曰疲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故不如先鬬秦趙夫攻擊輕鋭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强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縣也飲酒高會高會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

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歳飢民貧士卒食半菽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菽謂豆也軍無見糧無見在之糧迺飲酒髙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以强秦之强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强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内而屬將軍屬委也音之欲切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狥宴私非社稷之臣也

後遂殺義破秦軍

漢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項王南走陽夏走音

奏夏音攻雅切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漢王敗使使召越併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籍所敗

張成為大司農武帝時南粤平諸校留屯豫章閩粤王餘善發兵距漢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成故山州侯齒將屯（齒城陽恭王子也舊封山州侯）不敢擊卻就便處（卻退也音五畧反）皆坐畏懦誅

路博德為彊弩將軍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

擊右賢王於天山武帝召騎都尉李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見帝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帝壯而許之因詔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浚音峻稽音雞書奏帝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胡來要害道今

博德遮之走音奏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敵也遮虜鄣名也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浞音促仕角反因騎置以聞騎置謂所與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天子疑陵教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具以書對陵於是出兵

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宣帝遣五將出塞廣明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

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坐知虜在前逗遛不進下吏自殺

後漢祭肜以太僕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肜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為涿邪山肜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免

郭襄以謁者領護羌校尉事到隴西聞涼州羌盛還詣

關抵罪

鄧鴻為車騎將軍出塞追叛胡逢侯坐逗遛下獄死

劉岱為兖州刺史時董卓廢少帝岱與豫州刺史孔伷廣陵太守張超陳留太守張邈諸牧守共謀討卓大會酸棗設壇場而盟然諸軍各懐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弃散

晉汝南王亮武帝時持節都督關中雍凉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烈為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督敬琰赴

救不進坐是貶為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冏上言節度之咎繇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尚當深進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詔惟免官

蔡豹元帝時為建威將軍徐州刺史是時泰山太守徐龕以郡叛歸石勒詔征虜將軍羊鑒臨淮太守劉遐等與豹共討之鑒及劉遐等並疑憚不相聽從互有表聞

故豹久不得進尚書令刀協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軍已失不速今方盛暑冐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土俗一人守扼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也書云寧致人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而退先自摧衂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已據賊壘威勢既振不可退一步也於是遣治書御史郝嘏為行臺催攝令進討豹欲遥進監執

不聽協又奏免鑒官委豹為前鋒以鑒兵配之降號折衝將軍以青後効

宋臧質為雍州刺史時太祖北伐使質率所統見兵向潼關質頓兵近郊不肯時發獨遣司馬柳元景屯兵境上不時進軍質又顧戀嬖妾棄營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百萬為有司所糾帝不問也

南齊李安民為領軍將軍屯壽春時淮北四州聞太祖受命咸欲南歸至是徐州人桓摽之兖州人徐猛子等

合義衆數萬砦險求援太祖詔曰青徐泗州義舉雲集安民可長轡遐馭指授羣帥安民赴救留遅虜急兵攻摽之等皆没帝甚責之

梁鄧元起武帝時為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詔以西昌侯蕭淵藻代之是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白馬戍主尹天寶馳使報蜀魏將王景胄孔陵寇東西晉壽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浸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

事忽忽便救長史庾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高祖亦假元起節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攻陷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藻入城甚望之因表其逗遛不憂軍事收付州獄於是自縊
唐竇琮高祖義寧初為右領軍大將軍時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國乃令琮以步騎一萬自柏崖道應接之遲留不進武見殺坐是除名
段志玄太宗時為左驍衛大將軍遣率兵往青海掩吐

谷渾良馬志玄去青海三十里遲留不進坐免官
張文幹行撫州刺史平壤道行軍總官貞觀十九年征
遼廻次易州文幹以渡海多覆舟船詒廹逗遛不赴斬
之
韋待價則天永昌初為安息道大總管與副大總管安
西大都護温古征吐蕃遲留不進待價配流繡州温古
處斬
李光弼為河南淮南山南東道荆南等道副元帥封臨

淮王廣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詔徵天下兵光弼與程元振不協遷延不至十月西戎犯京師代宗幸陜

李正已為淄青節度使大歷十年魏博節度田承嗣之叛也正已與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同會於棗州之東强縣進圍貝州承嗣發精兵寇磁州為貝州援寶臣等見承嗣兵出各退守行營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聞之棄衛州偃月城濟河而南屯於陽武

桂仲武憲宗元和十五年為安南都護先是安南兵亂

敍都護李彖古朝廷以仲武簡廉有材用委以緝綏仲武既行遇南兵方擾逗遛不進貶安州刺史以裴行立代焉

周王峻爲樞密使討幷冦太祖廣順元年十二月峻遣供奉官翟守素奏臣所差仇弘超等襲賊軍至霍邑路追及皷譟蹙煞其賊黨人騎投岸墮澗不可稱計賜翟守素幣帛袍帶先是王萬敢嬰城拒賊攻之甚急太祖命峻將兵先進欲因幸雒都更以禁軍繼之至是峻言

劉崇一行棄甲而遁遣仇弘超掩襲逐至霍邑當險阻之路也弘超無勇緩兵賊遂安然解去若弘超擊疾雷之勢則彼無孑遺矣蓋峻不能自率師而遂之致誤大事非將帥之才也

武守琦為左廂都校顯德四年世宗幸淮南帝令守琦帥驍騎數百徑趨維揚路出於高郵高郵乃揚州大邑素多儲峙守琦利其糧草不時而進故吳人因得虜其士馬渡江南去後數日王人至揚州乃督衆以救焚故

其寺觀廬舍僅有存者及閱其遺民惟殘瘁十數人而已

軍不整

夫整軍經武安民和衆將帥之職也故先庚後甲以申其號令鏗金伐鼓以節其進退既有嚴而有翼且必誠而必信俾等夷有序上下無譁靡犯於秋毫克貞於師律者率是道也乃有失制勝之略無馭衆之法或臨敵而先却或陳隙而自潰或虔劉於黎庶或剽掠於玉帛

因緣縱暴猖狂莫遏卒使國威斯損民怨是歛采諸方冊咸用論次百代而下足為鑒戒者已

荀林父晉大夫也桓子將中軍魯宣公十二年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楚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也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

季康子魯大夫哀公七年秋伐邾師遂入邾處其公宮

眾師晝掠虜掠取財物也邾眾保於繹繹邾山也在鄒縣北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建武二年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董許起堵鄉許邯起杏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光武遣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漢掠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

晉祖逖元帝時為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儀從皆暴桀

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為盜賊攻掠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為吏所繩逖輙擁護救解之談者皆以此少逖然自若也

王敦元帝時為鎮東大將軍經畧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

梁曹景宗仕齊為游擊將軍及高祖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高祖以景宗為軍鋒與王茂呂僧珍犄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

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

臨州王宏為揚州刺史天監四年都督諸軍侵魏軍次雒口宏部分乖方多違朝制九月雒口軍潰宏棄衆走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數騎逃亡諸將求宏不得衆散而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彊壯僅得脫身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奸人乘間為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乃縋食餉之

邵陵王綸為中衛將軍侯景搆逆加征討大都督綸與前高州刺史李遷仕援兵至北岸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師纔得過淮便競剥掠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
後周權景宣為荆州總管時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欵附表請援兵敕景宣統水軍與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陳人已至而景宣以任遇隆重遂驕傲縱恣多自矜伐兼納賄賂指揮節度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莫肯用命及水軍始交一時奔北船纜器仗略無孑遺時衛公直總督

諸軍以景宣負敗欲繩以軍法朝廷不忍加罪遣使就
軍赦之尋遇疾卒
隋韋沖高祖開皇中為寧州總管其兄子伯仁隨沖在
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邉人失望帝聞而大怒令蜀王
秀治其事益州刺史元巖性方正案沖無所寛貸沖竟
坐免
韓擒虎為廬州總管以平陳功進位上柱國有司劾擒
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宫坐此不加爵邑

唐崔光遠肅宗上元中為劒南節度使梓州刺史段子章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走投光遠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其剽刼婦女有臂串金銀釧兵皆斷其腕以取之亂殺數千人光遠不能禁

郭英乂為神策軍節度使代宗初元帥雍王自陜統諸軍討賊雒陽留英乂在陜為後殿東都平以英乂權知東都留守時東都再經賊亂朔方軍及英乂魚朝恩等軍不能禁暴與回紇縱掠坊市及鄭汝等州比屋蕩盡

人悉以紙為衣或有裸身者
李抱玉為鳳翔節度使大歴五年抱玉自鳳翔移鎮盩厔縣鳳翔將士以移鎮忿怨縱兵大掠鳳翔坊市因燒草積居人擾駭數日方定
李忠臣為淮南節度使大歴二年同華節度周智光據州反忠臣入覲次潼關聞智光阻兵駐所部將健兒禦之及智光死忠臣進兵入華州大掠自赤水關二百里間畜產財物殆盡官吏至有著紙衣或數日不食者又大

歷十一年與河陽三城使馬燧各率所部官兵次于鄭州逆賊李靈耀盜張旗幟來犯我師淮西軍驕而無謀河陽軍勇不設備及聞賊至忠臣惶遽退衂燧亦隨之頓軍于滎澤淮西士卒潰者十五六西至汝菜北至河雒道路相繼鄭州士庶悚駭竄避皆趣東都城鄭州村落殆空

劉昌為宣武軍兵馬使德宗貞元三年昌率其衆自坊州赴靈臺既次三原遂縱掠一夕時淮西散兵百餘人

隸於昌及是日昌歸罪淮西兵盡殺之
王朝幹為渾瑊將吐蕃圍隴州瑊遣朝幹以衆二千戍
鳳翔及岐山遂縱剽掠信宿方定
劉悟穆宗時為昭義軍節度使時監軍劉承偕頗恃恩
權甞對衆辱悟又縱其下以亂法悟不能平異日有中
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則必為其困
辱衆因亂悟不止之遂擒承偕至牙門殺其二僕欲并
害承偕悟救之獲免

梁李思安為檢校左僕射亳州刺史思安性勇悍每統戎臨敵不大勝必大敗開平元年春率兵伐幽州營於桑乾河虜獲甚衆燕人大懼及軍迴潞累月不克師人多逸太祖怒甚詔䟽其罪盡奪其官爵委本郡以民戶係焉踰歲起之復令領兵亦無鉅績可紀

胡規為北面招討使乾化初河南尹張宗奭奏規修河軍人擾村閭殺樹奪稅戶綵羣衆以石礫人太祖曰我今以河南府積薪治敗岸且有將領何敢是耶翌日

命宣徽院使趙殷衡押領規及六軍使已下往都外閲視林木至榆林已來園林果木砍伐殆盡仍拈伏軍人侵奪百姓財物下詔曰胡規比緣微効遂委劇權不能禁戢諸軍而敢侵凌百姓輙生狂計欲起亂階備見包藏何堪委用從來兇逆已露鋒鋩此際輕侮足量肝膽苟無極斷慮擾後艱胡規并男義方委宗奭准軍令處置其婦女任從所適都指揮使韓勍已下一十二人罰俸有差

後唐李存信為都指揮使初朱瑄朱瑾再乞師於武皇武皇假道於魏州羅弘信委之乃令存信將步騎三萬與李承嗣史儼會軍以拒汴人存信軍於華與朱瑾合勢頻挫汴軍汴師患之乃反間魏人存信御兵無法稍侵魏之芻牧者弘信乃與汴師通出師三萬攻存信軍存信揭營而退保於洺州

晉丁審琪為延州節度使審琪部曲數千人失於簡御民甚苦之軍校賀行政等與審部連結聚衆攻城幾遭

屠滅賴隣道軍救解幸獲保全尋受代歸闕

周馬鐸漢末為中州刺史監兵在尉氏縣會太祖在澶淵為衆軍廹請為主王峻在京以許州節度使劉信是漢之宗室遣鐸至許州圖之鐸至信自殺鐸不能戢兵而微有所掠太宗知而怒之不時任使

册府元龜卷四百四十五

册府元龜卷四百四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觀望　生事

觀望

夫臣之事上貳乃有辟矧乎冠萬夫而為長屬四郊之多壘不念同體之義罔思利國之訓乃或自畜疑貳窺伺間隙沉機不斷逆節是萌天非可欺罪將焉往此蓋

自王道弗競霸圖是興其有奮自匹夫遽操兵柄昧靈命之攸屬懷野心而弗靖失其去就之分處於疑豫之際亦有時鍾内難事起蕭墻力過外虞兵宿原野或坐觀於成敗或詭取於進退至若始存忠順爰茲委用終以嫌間舋然失圖遽招叛盜之名宜乎春秋所貶者已

漢英布初與項籍入咸陽為前鋒項籍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

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人譙讓召布譙讓責之也譙音在笑切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

任安為監北軍使者戾太子反召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敗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腰斬

後漢隗囂為西州大將軍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建武初光武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不

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

劉表為荆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表使南郡人蒯越誘賊帥皆斬之而襲取其衆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及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荆州牧封成武侯假節時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羲諫表表不聽

晉劉弘永嘉末為荆州刺史時天下雖亂荆州安全弘與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傅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弘病卒

郄隆為東郡太守隆少為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權召為散騎常侍倫之篡也以為揚州刺史尋加寧東將軍未拜而齊王冏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鑒為趙王掾諸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決主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上計明使君自將精兵徑赴

齊王中計明使君可留督攝速遣猛將率精兵疾赴下計示遣兵將助而稱背倫隆素敬别駕顧彦家與謀之彦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西曹留承聞彦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今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惟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不平齊王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自可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檄

六日時寧遠將軍陳留王邃領東海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邃甚衆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因夜扶邃為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顧彦亦被害

甘卓為安南將軍鎮襄陽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偽許而心不同之及敦攻譙王承於湘州卓勸承固守當出兵沔口御敦歸路遂乞師於卓卓軍次豬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

麴允為雍州刺史安定太守焦嵩率衆據雍州劉曜之

逼京都允告難於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為冦所滅

蘇峻元帝時為鷹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内史遷蘭陵相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卜之不吉遲廻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艾毅重請峻為内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

宋吳喜為假冠軍將軍督豫州諸軍事太宗即位四方叛亂喜東征白太宗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

梟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帝以喜新立大功不問也而内密銜之

陳侯瑱為侍中江州刺史鎮豫章瑱據中流兵甲强盛又以本事王僧辯雖外示臣節未有入朝意

周迪為臨川内史時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甲保境以觀成敗文育使長史陸遷才說迪迪乃大出糧餉以資文育勃平以功加振遠將軍遷江州刺史熊曇朗之

反也廸與周敷黄法𣰰等率兵攻圍曇朗屠之盡有其衆王琳敗後世祖徵廸出鎮湓城又徵其子入朝廸趑趄顧望並不至

魯悉達梁末以侯景之亂糾率鄉人保新蔡及晉熙等五郡及王琳據上流琳授悉達鎮北將軍高祖亦遣趙知禮授征西將軍江州刺史各送皷吹女樂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皆不就高祖遣安西將軍沈泰潛師襲之不能克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來攻欝口諸鎮

兵甲甚盛悉達與戰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王琳欲圖
東下以悉達制其中流恐為已患頻使招誘悉達終不從
琳不得下乃連結于齊共為表裏齊遣清河王高岳出助
之相持歲餘會裨將梅天養等懼罪乃引齊軍入城悉
達勒麾下數千人濟江而歸高祖高祖見之甚喜曰來何
遲也悉達對曰臣鎮撫上流願為藩屏陛下授臣以官
恩至厚矣沈泰襲臣威亦深矣然臣所以自歸於陛下
者以陛下豁達大度同符漢祖故也高祖歎曰卿言得

之矣授平南將軍散騎常侍北江州刺史封彭澤縣侯

後魏源子恭為平南將軍元顥之入雒也加子恭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之而頻遣間使參莊帝動靜未幾顥敗車駕還雒進征南將軍兼右僕射假車騎將軍

後周李遷哲初仕梁都督東梁洵興等七州諸軍事東梁州刺史及侯景篡逆諸王爭帝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

隋虞慶則開皇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為元帥討之部

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十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

騎兵二千人別道要賊為虜所圍甚急慶則按營不救

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帝不之責也

唐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鎮臨淮吐蕃入寇京畿代宗

詔徵天下兵光弼與中使程元振不叶遷延不至

韓滉為鎮海軍節度自關中多難滉即懷窺望於所部

閉關梁築石頭五城自京口拒玉山禁馬牛出境造樓船

戰艦三千餘艘以舟師五千人繇海門揚威武至申浦

而還毁撤上元縣佛寺道觀四十餘所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屬以佛殿材於石頭城繕置館第數十聲言將奉迎鑾駕實申儆自守也城中穿深井十丈近百所下與江平俾偏將丘涔董作涔酷虐士卒日役數千人朝令夕辦去城數十里内先賢丘墓多被侵毁又追李長榮等戍鄆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為宣州刺史採石軍使增置營壘教習長兵以佛寺銅鐘鑄弩牙兵器陳少游時鎮揚州以兵甲三千人臨江大閲與滉境

會滉亦以三千兵臨金山與少游相應樓船於江中以金銀繒綵手相聘賚

韓弘為宣武軍節度使弘既久鎮大梁威讋封部謂朝廷畏已爵秩屢加凡更三朝未嘗意入覲徐泗齊蔡前後有阻兵者弘每資寇觀望屢貽國憂及聞憲宗英武神斷累殄劇賊弘意寖懼十三年詔誅李師道弘遂不敢翫寇以兵圍曹州來年春師道梟首七月弘朝京師

又云弘貞元十五年蘇汴州大將試大理評事為節度使至元和十四年凡二十一年久未聞有修覲之意及

既殲元濟師道方懼而來

烏重胤為横海軍節度使及屯軍深州以賊憑陵未可輕進觀望累月穆宗急於誅討遂以杜叔良代之以重胤檢校司徒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梁朱友謙梁祖建號為河中節度檢校太尉累拜中書令封冀王及末友珪弑逆友謙意不懌雖勉奉偽命中懐怏怏友珪徵之友謙辭以北面侵軼謂賓友曰珪是先帝假子敢行大逆餘位列繼誠恩喻父子論功較德

何讓伊人詎以生平附託之恩屈身於逆豎之手遂不
奉命其年八月友珪遣大將牛存節康懷英韓勍攻之
友謙乞師於莊宗莊宗親總軍赴援與汴軍遇於平陽
大破之因與友謙會於猗氏友謙盛陳感慨願敦盟約
末帝嗣位以恩禮結其心友謙亦遜辭稱藩行其正朔
天祐十七年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為帥請節鉞
於梁不獲友謙即請之於莊宗莊宗令慕容王正言以
節旄賜之

後唐張萬進為滄州都督萬進殺留後留繼威自為滄州納欵於朱梁亦遣使乞降於莊宗莊宗馳書慰勞繼威守光之宗也或謂萬進曰河東已許守光自新萬進懼鄴是堅附於朱梁

康義誠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長興末加同平章事事秦王秦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氣焰薰灼大臣皆懼求為外任義誠以明宗委遇無以解退乃令其子以弓馬事秦王冀自保全明宗不豫秦王諷義誠為助義誠曲

意承奉亦非其誠及朱弘昭馮贇等懼禍謀於義誠義誠但云僕為將校不敢預議但相公所使耳及秦王既誅閔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

趙德鈞為幽州節度清泰末太原兵亂乃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其子延壽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劉延朗副之又以范延光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李周副之帝以呂琦嘗佐幽州幕乃命賫都統官誥以賜德鈞兼犒軍士琦至從容宣帝委任之意德鈞曰

既以兵相委焉敢惜死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奏請與延光會合帝以詔諭延光不從大軍既至團柏谷前鋒殺蕃軍五百騎范延光軍又至榆次蕃軍退入河東界時德鈞累奏乞與延壽鎮州節度帝怒曰德鈞父子堅要鎮州茍能逐退蕃戎要代子位亦甘心矣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兎俱斃德鈞聞之不悅

李彝殷鎮夏州傲視中原凡賊臣不逞必陰相締結冀其輸貨應接李守貞出兵境上以酬其貺朝廷知其心

羈縻之

漢田再榮仕晉為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開運末契丹犯闕明年契丹北去再榮從行帳至真定其年閏七月晦李筠何福進相率殺虜帥麻荅據甲仗庫勢未退筠等使人召再榮再榮端坐本營遲疑久之為軍吏所迫乃行翊日逐出麻荅諸軍以再榮名次在諸校之右乃請權知留後事

生事

甲胄興戎商書之爲戒虎兕出柙孔聖之攸譏豈得兵
火自焚毖弩輕發是故狼貪著於軍令兒戲存乎帝語
漢氏而下將非一途或任總邉寄身當臨敵或扞守與
國討伐叛黨而有肆志以逞天誅不臧苟貪天功罔恤
時難繇是專任己力搆發釁端啟内侮之階棄在和之
訓靡思康靖姑務煩尅失親善之爲寶忘懷安之遠慮
横法以繩下苟求以致怨敗乃大事職此之由辱國受
誅悔將奚及者矣

漢王恢為大行陰使馬邑豪聶壹為閒閒音居莧切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可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縣讀曰懸視單于使者為信視讀曰示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在鴈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

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總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音直用切）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恢等罷兵於是下恢廷尉廷尉論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于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武帝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帝帝曰首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尉士大

夫心或當得其輜重人衆也古慰字止如此今不誅忯無以謝天下於是忯聞乃自殺

後漢朱徽行度遼將軍和帝永元中南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廼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緣自聞而崇因與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廹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為之儆備帝下公卿議皆以為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

會未必敢動擾今宜遣有方畧使者之單于庭與崇徽及西河太守併力觀其動静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横暴為邉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畧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栢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徽遣使曉譬和之安國不聽

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為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立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亭獨尸逐侯鞮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薁鞮日逐王逢侯為單于遂殺畧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渡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

馮柱與儌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氷度隘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别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廆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

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

七年正月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諸羌胡兵而封蘇拔廆為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遛失利下獄死後帝知徵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

耿夔代鄧遵為度遼將軍時鮮卑冦邊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徵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還使新降者屯列衝要而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恚恨謀畔

王敬爲燉煌長史桓帝時長史趙評在于窴病癰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王成國與于窴王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窴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燉煌太守馬達明年以敬代爲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説云于窴國人欲以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窴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説前到于窴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旦日

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
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
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為復疑即前斬建于寘
侯將輸棼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
使我誅建耳于寘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
懸首於市輸棼欲自立為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
焉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不聽徵達
還而以宋亮代為燉煌太守亮到開募于寘令自斬輸

樊時輸樊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燉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驕

魏陳泰字玄伯為雍州刺史時司馬景王秉政泰求救并州并力討胡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為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

宋張邵為征虜將軍領南蠻校尉都督南雍州刺史文帝元嘉中丹淅二州蠻屢為寇邵誘其帥因出大會誅之悉掩其徒黨既失信羣蠻所在並起水陸斷絶邵子

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羣蠻伺欲取之會蠕蠕國遣使朝貢賊以為敷遂執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

申坦為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孝武大明元年魏攻兖州帝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新除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兖州魏軍已去坦建議云任臻亡命屢犯邉民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帝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與法系坐白衣領職坦棄市羣臣為之請莫能得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為朝廷

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帝乃原其命繫尚方尋被宥後爲驍騎將軍

後魏奚牧爲并州刺史道武時并州與後秦姚興接界興頗寇邉牧乃與興書稱頓首均禮抗之責興侵邉不直之意興與國和通恨之有言於道武道武戮之

盧昶爲鎮東徐州刺史宣武時梁瑯琊郡民王萬壽等殺朐山戍主劉晣昶遣郯城戍副張天惠赴之即據其城既克梁朐山戍帝遣虎賁四千人赴之昶既儒生本

少將畧又羊祉子燮為昶司馬專征戍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朐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罄以城降梁昶見城降於是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雪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三分而二自國家經畧江左惟有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於朐山失利最為甚焉

唐孫佺為幽州都督睿宗延和元年將兵二萬八千以襲奚師至冷陘並没焉佺為虜所擒送於默啜副使將軍周以悌死之將軍李楷落烏可利張貞楷落挺身以

出初佺之將行也烏可利諫曰暑熱道險懸師遠襲舉非其時往而必敗佺曰薛訥言在邊積有年矣然竟不能復營州使東北無事今與公同心戮力掩其不備可以有功道險暑熱安能避乎於是遂行命李楷落將騎兵四千為前軍遇賊八千騎與戰楷落敗佺素怯懦見賊至驚懼率衆欲還又為虜所敗廼投惡山為營列方陣而待之虜謂佺曰既以和親何得輕來襲我佺曰吾來和親爾虜曰若和親國信物安在佺悉軍資以與之虜

得而更戰軍遂大敗至夜衆餘七千佺謂衆曰帥兵南還於是兵皆散走佺為虜所得佺敗處去塞千餘里

王君㚟為右羽林軍大將軍判涼州都督玄宗開元十五年與回紇戰死初涼州界有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落代為酋長君㚟微時往來涼府為回紇等所輕及君㚟為河西節度使回紇等怏怏恥在其麾下君㚟以法繩之回紇等積怨密使人詣東都自陳枉狀君㚟發驛奏回紇部落難制潛有叛謀帝使中使往按問之回紇

等竟不得理由是澣海大都督回紇承宗長流瀼州渾大得長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長流藤州盧山都督思結歸國長流瓊州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特進契苾嵩以與回紇等婚姻貶令問為撫州别駕嵩為連州别駕於是承宗之黨澣海州司馬護輸糾合黨與謀殺君㚟以復其怨會吐蕃使間道往突厥君㚟率精騎往肅州掩之還至甘州南鞏笓驛護輸伏兵突起奪君㚟旌節先殺其左右宗貞剖其心云是其始謀也君㚟從

數十人與賊力戰自朝至晡左右盡死遂殺君㚟䭾其屍以奔吐蕃追及之䕶輸遂棄君㚟尸而走玄宗甚痛惜之

鮮于仲通為劍南節度使玄宗天寶七載南詔閤羅鳳襲雲南仲通褊急寡謀及雲南太守張䖍陀矯詐遇之不以禮舊事南詔嘗與其妻女謁見都督䖍陀皆私之又有所徵求閤羅鳳皆不應䖍陀遣人罵辱之仍密奏其罪惡閤羅鳳忿怨因發兵反攻圍䖍陀殺之時天寶

九載也明年仲通率兵出戎巂州閤羅鳳遣使謝罪仍與雲中録事參軍姜如芝俱來請還其所虜掠且言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當歸命吐蕃雲南之地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逼大和城為南詔所敗天寶十三載閤羅鳳既臣吐蕃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執國政仍奏徵天下兵俾留後侍御史李宓將十餘萬輩餉者在外涉毒瘴死者相屬於路天下始騷然苦之宓復敗於大和城北死者十八九會安禄山反閤羅鳳乘釁攻陷

舊州

韓滉為潤州節度貞元二年滉朝京師時兩河罷兵中土寧乂滉上言吐蕃盜有河湟為日已久大歷以前中國多難所以肆其侵軼臣聞其近歲以來兵衆寖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紇之衆東有南詔之防計其分鎮之外戰兵在河隴者五六萬而已國家若令三數良將長驅十萬衆於涼鄯洮渭並修堅城各置三萬人足當守禦之要臣請以當道所貯蓄財賦為饋運之資以充

三年之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河隴二十餘州復之可翹足而待也德宗甚納其言滉之來也至汴州厚結劉玄佐將薦其可任邊事玄佐納其賂因許之及其來覲帝訪問焉初頗領命及滉以病歸第玄佐意怠遂辭邊任盛陳犬戎未衰不可輕進未幾滉薨竟寢其事人亦幸焉

田縉為夏州節度使以貪猥侵擾党項苦之屢引西戎犯塞元和末大兵入寇邊將郝玭數襲擊蕃壘殺戮甚

衆邠州李光顔復以全師至戎人懼而退葢田縉始
生國患而賴光顔邠玭之驅戮也
後唐李仁矩為閬州節度使長興元年十月供奉官張
仁暉自利州廻奏董璋自率兇黨攻陷閬州仁矩舉家
擒戮仁矩始為客將預逢興運録趨走之勞擢居蕃任
才踈謀淺卒以此敗初朝廷昇閬州為節度制以仁矩
代孫岳物議不可及仁矩至鎮偵璋所為曲形奏報地
里遐邇朝廷莫知事實激成璋反狀繇仁矩也

晉安重榮為鎮州節度使天福六年五月執契丹使拽剌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於博野乃貢表及馳書天下述契丹受天子父事之禮貪傲無厭困中國之民供億不逮已繕治甲兵將與決戰高祖發使諭而止之

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少帝即位加平章事始朝廷遣使告哀契丹無表致書去臣稱孫契丹怒遣使來讓延廣乃奏令契丹廻國使喬榮告戎王曰先帝則北

朝所立今上則中國自冊為隣為孫則可無稱臣之禮且言晉朝有十萬口横磨劔翁若要戰則早來他日不禁孫子則取笑天下當成後悔矣繇是與彼力敵干戈日尋初高祖在位時宣借楊光遠騎兵數百延廣請下詔追還光遠繇此怨延廣怨朝廷廣遣閤使汎海搆虜周張建武為寶州刺史廣順三年十月責授左司禦率府副率制曰頃以野雞蕃族蟊賊邉陲俾爾率領兵師於彼進討殺牛族孰户素不陸梁而無故侵擾致其闘

敵彼戎旣然殺戮去者寧不夷傷俾將士罹殃職爾之罪授之散秩猶爲寛恩爾當再三深自咎責可行左司禦率府副率

冊府元龜卷四百四十六